

画说三晋⑭

张壁古堡堡门

萧刚 文/钢笔画

张壁古堡三面是沟壑，南北300多米左右、东西约400米，四周围为土夯实的堡墙，有南北两个堡门可出入。我画中的堡门并不算高大，但设计精妙，关闭堡门后，在古代冷兵器时代如果遇到战乱，外敌也很难攻入，起到了很好的防护作用。当地老人向我讲述，从里到外铺设的石板路也很有讲究，门楼上雕有龙首，这条几百米的是路为龙身，而中央纵向排列的石条为龙脊，门外9条红石路则为龙须。为此，我刻意在画面中加以表现。因地势原因，堡门内墙体有明显倾斜，做了防护支撑。

来到介休张壁古堡，众多的古建筑为我提供了很多的素材。在整理这些素材并绘制的过程中，这座古堡中蕴藏的多元文化让我又一次对它刮目相看。这座集军事、宗教、民俗、民居于一体的“袖珍古城”，既不同于太谷、祁县等地晋商大院的“大院文化”，也有别于山西其他区域的古城堡。



清明：谁说春色不忧伤

王寒

二十四节气

“清明”二字，就像字面透露的那样：春光正好，天地一片明净，空气清新而湿润。

“清明”是二十四节气中唯一一个以形容词来定义的节气，也是二十四节气中唯一一个节日。梨花风起正清明，清与明的组合，让人感觉到这个节气的清正与素雅，明亮与通透。

通往二十四节气的途中，有一场又一场的雨，唯有清明的细雨，最是令人断魂，南宋吴文英怀念离去姬人的《风入松》，有“听风听雨过清明”句。一到细雨纷飞的清明，难免生出“生死两茫茫”的伤感，那些故去

赵宗彪
木刻

纪实

平遥商人出现在武汉街头很早，但第一次大规模下武汉三镇，也是在清末。其时，汉正街下段鲍家巷至打扣巷沿线是汉口金融中心，金融机构林立，尤以平遥商人经营的票号最为有名。1823年，中国第一家票号“日昇昌”在平遥诞生，“日昇昌记”牌匾为湖广学士陈沆所题，陈沆其时被誉为“一代文宗”。雷履泰、李宏龄曾在汉口住号，平遥还有多个票号在汉口设有分号。及至辛亥革命，山陕会馆在阳夏之战中遭到损毁，晋商票号辉煌不再。

抗战时期，山陕会馆在日军的空袭中被夷为平地。晋商票号从此退出历史舞台，第一批闯荡武汉的平遥人大多返乡，仅部分留在武汉。

改革开放初期，平遥人依靠传统纺织品袜子再闯武汉。清道光年间，平遥手工纺织户已发展到1400多户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平遥人念念不忘祖上的辉煌，又背着自织的袜子重回汉正街。那时，平遥生产袜子的厂家有450余家，产品远销美国等20余个国家和地区。农民王承祥是最早到汉正街的，他买了一张竹床，把尼龙袜子挂起来，以床作店，同时以租住的旅馆为根据地向外批发，逐渐带火“平遥帮”。

杜家庄乡苏家堡村有500多户、2000多口人，在汉正街经商的有五六百人，年营业额达一亿元，占汉正街贸易总量的1.2%。20世纪90年代初，在汉正街专营袜子的平遥人仅60多人，5年后增至200多

的亲人，总是出现在清明的思念中，于是花团锦簇的春日，不免带上了悲伤的调子。

清明时节是应该落些雨的，淅淅沥沥，断断续续，它提醒健在的人，记住离去的人。如果说春色让人忧伤，大约也只有清明了，“杏花春雨里，吹笛到天明”，那些最深切的怀念，说出口的只有一二，而十之八九，是深藏于心的。一些至亲至爱的人，与我们隔着天上人间的距离，隔着今世与来生。

清明时节，草木在疯长，思念也在疯长。子规声里细雨如织，返乡的泥路上，是行走在雨中的断魂人，是飘飞的纸钱灰烬和噼啪作响的鞭炮声。

家乡的父老乡亲，把过清明称之为“做清明”。既是做清明，少不得准备祭祖的食物。这其中，必定有青团。做青团，通常是在清明前几日。清明之前的一二日，本是寒食节，只是人们记得端午日的屈原，而很少有人想起寒食节的子推。所以寒食节不得生火煮饭的旧俗，早早就给破了。

家乡人常用艾草、鼠曲草、浆麦草制作青团，取其青色。春天可食的野菜不少，肥嫩的马兰头，鲜嫩的荠菜、草紫，香气浓郁的野蒜，叶子清透如翡翠的豌豆苗，都是春天餐桌上常见的身影，不要小看这野豌豆苗，《诗经》里诗意十足的采薇，采的就是野豌豆的嫩苗。但最常见的，应是草紫（紫云英），还有艾草。每到春来，田头地

角，总能见到大片的艾草，开着黄色的小花，叶子长得像孩儿面，上面有茸毛。花儿未全开时的艾草，十分鲜嫩，故乡人把这种艾草称之为青。

清明前，艾草正嫩，正是采青的好时候。乡人把采摘回的青洗净，和着糯米粉拌合，放在院子里的石头捣臼里，用石捣杵反复捣压。捣青是个力气活，少气薄力的，捣个十来下，就觉得手臂酸软，而村妇们可以不歇气地捣百来下，直到变成糯韧绵软、色如碧玉的粉团。

青团可甜可咸，甜的是豆沙馅芝麻馅，还有就是笋丁、肉丁、胡萝卜丁等炒熟后拌合成的咸馅。青团在竹蒸笼里蒸熟后，颜色从鲜嫩碧绿变成沉郁青翠。咬一口，糯糯的，韧韧的，带着植物天然的清气和香气。这青团墨绿的颜色，像春天最深处的色彩。

考究些的人家，会在青团上扑些金黄的松花粉。松花粉是松树的花粉，松树长得像德高望重的老者，稳重严肃，而松叶却像愤青，尖尖细细，一簇簇向外伸长着，很不合群的样子。春天时，松树抽穗长出花骨朵儿，这种松树花称之为松笔头，是浅嫩的黄色，古人把这种娇嫩的颜色称为“松花色”。

春天松树开花时，采摘花穗，扑下花粉，清明做青团、冬至做糯米圆，都用得上。除了做点心，也有人拿松花粉酿酒，元人张可

久就道：“山中何事？松花酿酒，春水煎茶。”实在是风雅。

在乡间吃到的青团，是用青做的，而城里人过清明，多半到菜场买成品，虽然青团也是墨绿的，不过不全是用青做的，有些是用青菜汁、菠菜汁浸染成的，颜色虽也碧青，只是少了艾草特有的清香味儿。

家乡的清明团子有两种，圆滚滚的叫青团，扁平的，则称为青饼。我更喜欢青饼，乡人做好青饼后，用印模在青饼上按压出各种图案，有鱼，有花，有祥瑞的小动物，很是精致唯美。乡人见我喜欢的样子，给了我几个印模，让我在青饼上按压出不同的图案，我喜滋滋地按了一个又一个。

清明是个长长的节日。家乡谚语道：“清明长节，做到割麦歇”。在家乡，民间的清明活动，可以延迟到麦子收割前。二十四节气中，唯有清明，将阴阳两界打通，此岸世界到彼岸世界的思念，是可以长一些再长一些的。

清明雨，陌上花。春意闹腾得紧，春光岂可等闲，踏青也正是时候。逝者已逝，给生者留下的只有怀念和记忆的碎片，而生活还要继续。于是，祭拜、追思之后，便是莺歌燕舞的陌上踏青。踏青路上，顺手折几枝柳枝，折几束山杜鹃，也算是不负有限的春光。人世间的哀与乐，都交给清明这个节气了。

■ 山西教育出版社



《经络山河》节选

■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

《河槽人家》节选

34

赵树义
著

连载

34

毕星星
著

人，平遥人一度垄断汉正街袜子市场。2003年前后，在汉正街做袜子生意的九成为平遥人，其中，仅宁固镇便有300多户。以万商白马商城为例，那里计有平遥籍商户300余，占商城总商户数的20%。粗略估计，在汉正街谋生的平遥人有三四千之众，他们经营有年，有的还在武汉买房安家。

天道轮回，万物有生复灭。天恩的隔阂，顺存的仇隙，七爷的侠义，庆祥的打杀，都祥的劳苦，十爷的凶悍，在时光里一天一天日渐化于无形。劳动，创造，生活，奋斗，生存，挣扎，恩与仇，善与恶，合作计较，地主富农中农贫农，这一门人形形色色，林林总总，日渐模糊。大地上的事情，都这样。

我和父亲共同守护的一份隐痛

乡村日子最难过那几年，我也就十多岁。家里越来越没有吃的了。刚入社那几年，家里还有些陈粮食，贴补几年，米面缸都干干净了。入食堂以前，粮食也不够吃，总还能找些瓜菜掺着。队里吃了食堂以后，每顿到食堂去领饭，馍馍

论个，汤饭论勺。定量，不够吃就一点办法也没有。

到了1960年，粮食标准越来越低，每人每天六数。这是一个新发明的数量词，十两秤的一两叫一数。刚刚由十六两秤改十两秤，说“两”，不太容易说清楚。食堂的定量为每天六两粮，三顿饭，每顿二两。黄面搓条，像甘蔗那样粗细，一顿一圪塔玉米面黄馍，一碗清汤糊糊。任是大人孩子，都不够吃。我正在长个子，母亲只好饿着，给我省点。饿得犯了胃痉挛，在炕头上翻滚，村里叫“犯肌”，能死人的。为一口饭食，家里免不了争吵。一天我放了学，母亲为我攒了一口，祖母没有吃上，竟然和她厮打起来。

随笔